

我们77级

WOMEN QIQI JI

钟文 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我们 77 级

钟文 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OMEN QIQI JI



目 录

张瑗老师的一次论文“面批”	范翔林(001)
没有中年的人生	高朝俊(005)
恰同学少年	高建平(009)
激扬生命四载情	顾 旻(016)
落棋无悔	李树平(019)
下雪了	李玉芝(023)
记忆中的梦和梦中的记忆	刘宁生(025)
遥远的夏伯言	刘 镇(030)
作为“七七级”,我自豪,我努力,我加油	陆惠根(034)
为了永不再现的纪念	马清江(038)
哭心	齐贯之(043)
中文系的“十大教授”	王 恺(045)
吃	王 璞(049)
拾起一段回忆	杨安翔(053)
老夏	姚卫伟(057)
夏伯言同学	邹小娟(060)
往事如烟	邹昭华(0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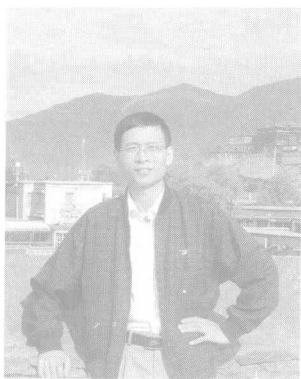
一波三折的急转弯	常 征(068)
这一代	常 征(076)
做人为先 做事为要	池天亮(079)
心声	景书云(082)
我当了四年文艺委员	刘 方(084)
蹒跚三十年	罗德真(087)
站长·父亲·大学生	莫彭龄(090)
背影	王 剑(094)
遗憾的回忆渐成美好的风景	张文俊(097)
“妈妈级”的大学生	陈 虹(102)
当年我曾想“本转专”	居文彪(105)
同桌的你	李宁生(108)
青春的晨风	陆迎真(110)
我在母校这三十年	潘百齐(113)
于无声处听惊雷	秦薇薇(120)
求学趣事剪影	施荣武(123)
记忆如金	汪笑梅(125)
情系南师	王恭寅(130)
我的一九七七年	王晓东(134)
小朋友,你干吗呀你?!	王晓燕(137)
“老杆子”大学生	夏玉华(140)
二两面	薛 和(143)
难忘的记忆	张才龙(147)
高考的回忆	张建中(150)
我的本命年档案	丁鸿慈(153)
关爱	韩希明(156)

鲁迅式学者的宿命	姜 建(160)
啊!“爬窗户的 girl”们	倪延年(167)
告别平山	徐克谦(170)
我从这里跨入学术圣殿	姚曼波(174)
校园忆趣	张留保(176)
幸运	周 蔚(180)
驿车渐远	周媛媛(183)
25 年后的返校	陈道龙(186)
幸运与哀愁	陈道龙(192)
难忘高朝俊同学	陈锡良(197)
转折	陈 颐(200)
也说说命运与境遇	戴心平(203)
上大学	樊 辉(206)
感恩	江大纬(210)
相逢是首歌	李 燕(213)
与六鼠同室四载 得五经受用一生	唐绪军(216)
从“失误”开始的职业生涯	陶 达(219)
感谢启蒙	王吉鸣(222)
永久的财富	许建军(224)
同学过去时	许松铭(228)
旧事二则	杨培江(231)
缘	姚大鋈(234)
随园日记五则	叶南客(237)
随园断想	张圣泉(242)
生命的还原	赵翼如(246)

张瑗老师的一次论文“面批”

— 附录：几则“论语”的回味

范翔林



范翔林，男，1956年5月生，句容人。毕业后中学任教，中学一级教师。1989年调入省人大机关工作，1999年泗洪扶贫，2002年取得经济学在职研究生学历。参与主编或编撰《民主政治建设的理性探索》等图书5种，撰写《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执政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解读》等文稿40余万字。现为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调研员，《人民与权力》副主编。

在南师读书时，古典文学组的张瑗老师主讲两汉文学与文学史。张老师身材不高，微胖，话不多，感觉为人憨厚。讲课一板一眼，有时好像是尽量提高了嗓音让人听到，板书是一手类似瘦金体的挺大气的正楷字，即使坐在大教室的后排也一准能看清。对我来说，他是我在大学期间唯一主动递交论文习作并得到“面批”的老师。

那是在大三的下学期，我结合课堂教学撰写了《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一文，寒假前将它誊写清楚请即将结束任课的张老师看看，希望得到指点。春节后一开学，我找到他住的北冬瓜市宿舍楼，碰巧的

是,张老师正挎着篮子出门买菜。说明来意,他随即回身带我到他家。现在只记得好像是住在二楼,走进的一间房内有饭桌、贴近北窗有一张书桌,大概是饭厅书房兼用的吧。张老师站直身,伸长了手臂,在侧面的书架上找出稿子,然后摊放在桌上,可以瞥见上面用铅笔作了修改。我也随手解开一包家里炒熟的花生米。他冲我点点头,然后拿起铅笔指着修改的地方,一边读,一边解释为何改动的原因。当时我想,他或许正是在节假日里帮我看了稿子,而他边读边讲的面批,是为了让我能看得懂,听得懂,也方便我提问和理解。我很感动,也有歉疚。他在“面批”中涉及论文写作的讲述有两个观点给我印象较深:一是说写论文要注意引述相关的观点材料,展开来作一些分析、点化,借以表明你自己的观点,这样既可以言之有物,拓宽思考,也能让别人看出你研究的深度;二是像这种分析评价文学作品的论文要有文采、有情感,才能感动人,增强可读性。对此我归纳为“善引证”、“能融情”。

毕业时因“留恋讲台”而回原籍,我被派到一所利用当年的地区五七干校校舍而刚兴办的农村中学任教。学校比较偏僻,校舍呈一字首尾相接有一里路,条件很简陋,不过,教师的用心和学生们的用功平添了生气。教学之余想动动笔,苦于资料匮乏,有一定基础的《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就得以成为1982年底在《镇江师专学报》发表的平生第一篇论文。这引来好评,我也因此得到鼓舞。由此开始,又于1984年发表了《唐人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塑造》,不期竟被《人大复印资料》收录。

由于要在毕业班连轴转,我把业余研究的重点转向作文教学。得益于“善引”、“融情”的启示,结合教学发表了《新松恨不高千尺——1986年高考作文阅卷的沉思》《材料议论文确立论题的审视角度》《中学作文教学的强化训练》等论文,后者被收入《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优秀

论文集》一书。

如果说我写了点东西的话,最早的启动则是那篇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文稿。而张老师的那个看似平常的“面批”,带着敦厚长者的循循善诱的期望,如同光彩映照,给以温暖和启示,并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起点。

附录:几则“论语”的回味

君子赠人以言。大学师长、同学之间的那种话题广泛、较少束缚、甚或带有争论的交谈,是思想、情感、学识得以滋养、激荡、生长的重要来源。有的虽是片言只语,却浓缩了宝贵的人生感悟,启示着探索和成长的路径。这里根据回忆记录几则“论语”,聊以共赏。

“作研究一定要专,选择一个专题几十年专心研究,这样才能在某一个方面成为专家,并取得成就。人的一生看起来能工作几十年,其实不长,不专心就不够用。”——中文系主任孙望在一次关于治学的讲座上这样告诫学子。孙先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多年从事全唐诗补遗的专家,据说积数十年之功补正的唐诗有 800 多首。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似乎什么都能懂一点,深不下去,不免肤浅。

“没出校门,大家都是同学,相互差别也不大;出了校门有的人可能会哭。五年、十年过后,你们中的很多人就会慢慢成为本单位本行业里的骨干,差距也被拉大。同学之间要保持联系,能够居高而临下的同学,对遇到困难的同学要主动关心和帮助。”——在全校毕业典礼大会上代表任课老师发言、希望同学们作齿轮和螺丝钉的班主任谈凤梁老师,在最后的一次班会上善意提醒。当年的同学如鸟儿各飞,再来回味可有慨叹?让我铭心的是,1986 年高考作文阅卷期间,学校举

行校友茶话会。时任副校长的谈老师在介绍学校近年发展的有关情况后转入茶话，他忽然询问：“七七级的范翔林来了没有？（目光搜索）小范，你讲讲。”一时惶惶“露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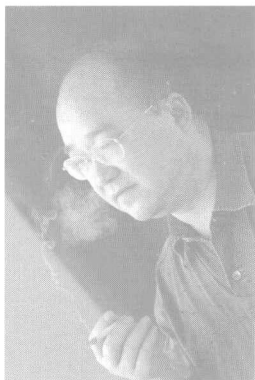
“写了就不要放弃，收藏好每一页稿纸，千万不要扔掉，它们都可能转化为铅字的。”——这是同班同宿舍的齐贯之在快要毕业时对我的告诫。——实践已经证明，对学人而言这是适用的很有战略远见的经验。今天看起来不太满意、不够成熟的东西，完全可能在明天的发展中显现其独特价值。“拈到篮里都是菜”，废纸篓里有名品。人生是积累，不可轻言弃。

“班里的同学都开始互相联系，你被分派到偏远、条件较差的中学让人很是意外，希望积极面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班长王恺以破格子的钢笔字在信中以古语勉励。现在看来，经历是一种宝贵财富：人生境遇各有不同，胜败取决心态。顺境能成人，也能坏事，相对而言的所谓逆境，有压力，也有机遇。逆境来了也要迎接。

“刚去时，都以为我们这些人是浮在上面下来转转的，把我们当‘领导’当客人，不久发现能说到一起，干到一起，想到一起，原来我们‘都是一路的’。这样很多事情就做开了。”——同在句容考入南师的薛和，毕业后留校，后到省人大工作，1993年以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职务选派太仓挂职两年锻炼。一次回单位与同事闲聊时现身说感慨。能够“一路的”需要对新环境的身心融入，唯此方能融通互信，共谋发展。能否融入，不光是个人的事，更关系着事业的发展。

没有中年的人生

高朝俊



高朝俊,1953年12月生于江苏溧阳。1966年小学毕业后读了四年初二,两年制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五年,其间当过几个月代课教师。1977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被指派到中学去当过几年校长。现供职于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怎么会一下子从青年跳到了老年。

三十来岁跨出大学校门的时候,人们显然是把我当作“青年”的,同事、领导都亲切地喊我“小高”。有一天,图书馆的一位老师甚至热情地要给我介绍对象。我告诉她,我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她死活不相信,上上下下把我好一阵端详,有些生气地说:“看不上人家就拉倒,何苦要这样说呢。”这件事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在老婆面前也抖威了好儿回:“没准就把你休了,重找一个年轻的。”人前人后,也总是倚小卖小,真把自己当小伙子看。

没想到好景不长,正当我努力“让青春闪光”的时候,就有人喊我“爷爷”了。头一回,是在幼儿园门口,碰到也是刚接过小孩的王老师。王老师客气,叫儿子“喊人”,儿子便朗朗地喊我“爷爷”。我和王老师

大笑不止，我因为占了便宜，自然笑得就更响些。以后这样的事情就多了。同辈人的儿女一般都喊我“爷爷”。一家三口外出，有好多次被人误认为祖孙三代。在车上，也有人给我让过几次座。有一次到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一位老同志尊称我“老高”，亲切地问我“五十几”，我只好答曰：“五十三。”老同志面露羡慕之色，直说：“不像不像，看起来嫩相得很，最多只有五十一二岁。”其实，那时我刚好三十五岁。

几年后，我得了个“青年教师奖”，有一点奖金和一张奖状。我便兴冲冲地赶到北京去领奖，颁奖单位的有关人员端详了我半天，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对不起，我们要求本人来领奖。”

最好笑的是修理工到我家修理门窗那一回。我一边给他当下手，一边跟他闲聊。

“你爱人蛮年轻的嘛，”他说。

我知道不是我爱人年轻，而是我太老相了。这位修理工很会说话。我也就跟他瞎聊起来。

“我结婚迟。”

“怎么弄得这么迟？”

“老右派。那时候谁肯跟我，还不是平反以后才……”

本来我只是同他开一个玩笑，没想到他对我添了几分敬意，且开导起我来了：“那你还算不错啰，现在总算有家有口，老夫少妻，蛮好蛮好。好好过日子，以后就不要多说多话了，知识分子就是话多遭灾。”

他如此知疼知热，我反倒不好意思戳穿自己的信口胡言。其实，反右那会儿，我才是个三四岁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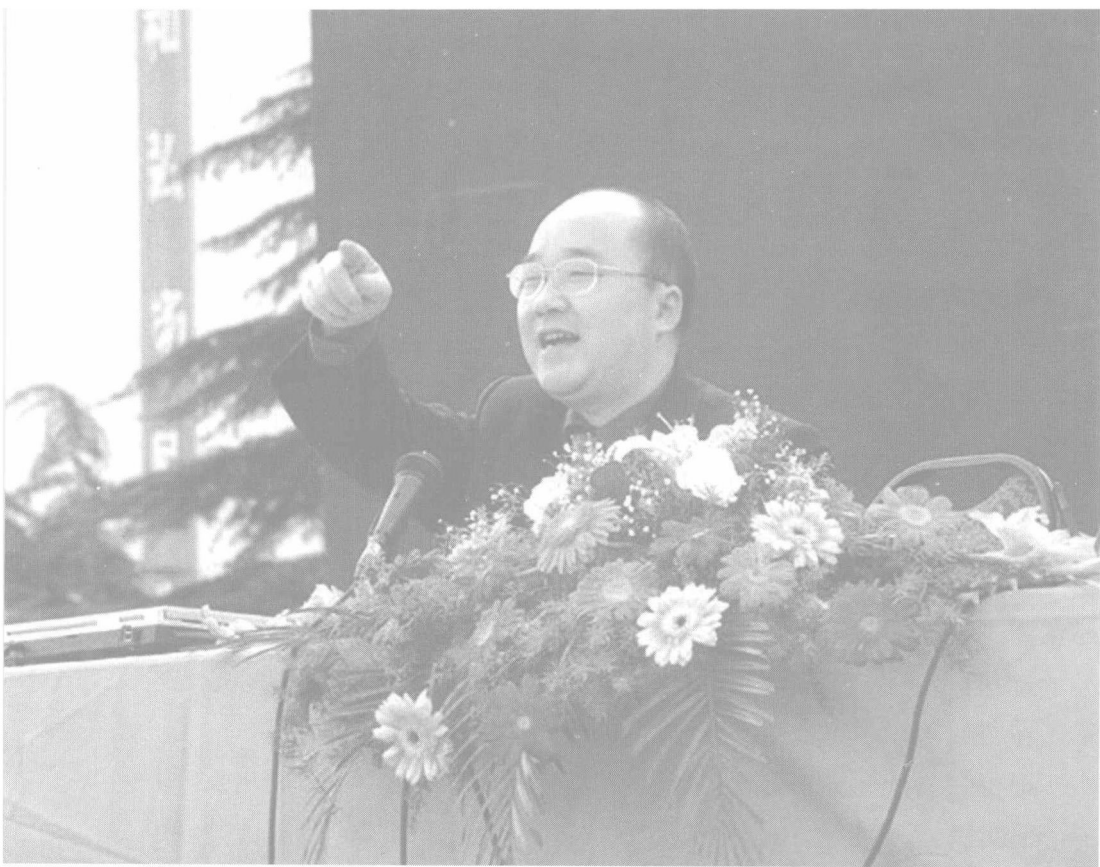
一度时期，我也曾力图把自己装扮得年轻些：穿色彩鲜嫩一点的衣服；在公众场合尽可能作活泼状；甚至听信一位理发师的建议，蓄起了小胡子，以转移别人对前额的注意；终于，在流行假发的时候，不惜重金

买了一个。然而，第一次戴上它就闹了个笑话。那是单位里组织的舞会。我乔装打扮，一下子年轻了十来岁，感觉真是好极了。可是，兴冲冲来到舞场，竟然谁也不理我。和我坐在一起的同事惴惴地看了我几次，开口道：“你的票——是你哥哥给你的吧？”“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我一把扯下假发，惊得同事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渐渐地，我不再为我的老相犯愁，而且，我不断为自己找到了安慰。许多同龄人几天不见，仿佛倏忽之间也显出了老相，碰到一起，还互相拿对方的秃顶或肚皮打趣，“容天下难容之事”，“宰相肚里能撑船”，“聪明绝顶”，“地方支援中央”之类，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更有甚者，我惊喜地发现，有些我一向认为的秃头长辈、白发老翁，却原来与我亦是同辈。可见单看表面现象的形而上学真是害死人。最近几年，陆续看到有些实在还是年轻力壮年富力强的人，忽然之间就退了休。前几天又听说，某行业的女工到45岁一律退休，某企业在改革过程中不分男女，也没有年龄限制，只要肯下岗，就可以拿一定的退休金在家养老。再看看各地的招聘广告，年龄要求都在25岁或35岁以下。这样看来，40来岁被称作“爷爷”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似乎跟老相与否也没有多大关系。惟一有点矛盾的是，我辈人在“最佳育龄期”生育的儿女大都还是少先队员。

记得在80年代初，著名作家谌容从她那一代人的切身体验出发，写了一部叫做《人到中年》的小说，那种“人到中年万事忙”的酸涩苦楚，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共鸣和反响。后来，大约是出于“逝者如斯”的惋惜和哀挽，她又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减去十岁》，人们读过以后也深有同感。潮起潮落，时光流转，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面对自己的实际年龄思考人生的时候，我们似乎没有“人到中年万事忙”舍我其谁的辉煌与急迫，也没有“人到中年万事休”想干又干不了的伤感与失落，当然，更没有企图

“减去十岁”大干一场的自恋与自信。当我们走出校门迈向社会的时候，人们不假思索理所当然地把我们当作“青年”，当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企图“让青春闪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被抛入了“老年”。



时间，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断裂；生命历程，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档。于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生，也就成了——
没有中年的人生！

1996年10月21日

恰同学少年

——母校人物散忆

高建平



高建平，江苏无锡人。1993 年以前在南京、北京工作，出版有文论集《审美的理性与激情》等著作 3 部。1993 年 7 月开始旅居日本，取得名古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出版有专著《论张恨水的生活和创作》等。现为海外华语媒体发行人。

三十年了，白驹过隙，祖国已经沧海桑田。然而对“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人来说，很多尘封的往事，记忆中的人物，却因着空间的阻隔而历久弥新。四载同窗，廿六年分别，情郁胸中，一吐为快。

学 长

同桌 4 年的老马，我们同级，封建社会的规矩应该叫“同年”。我之所以视他为学长，是因为他大我 11 岁。我俩一直坐在第一排，而且是最中间。多年以后我在日本任教，中间第一排的位置常常空着，大概学生怕老师提问时“近水楼台先得月”。可是他们不明白什么叫“灯

下黑”，做老师的常常愿意让坐在中后排的同学回答问题，以便使所有学生都能听到。当年我和老马不怕被老师提问，可是好像老师也没有怎么“信手拈来”地提问过我们。老马当时已经过 30 岁了，他极其用功和勤勉，有顽强的毅力。有两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他是 1966 届高中毕业生，准备考理工科的。到了 1977 年高考恢复，情势所迫，只能考文科。但是老高中生文理双全，当年紧张的学习之余他还写过名为《律师》的中篇小说，写得很是不错。老马还担任过校足球队队长，三十三四岁的人带领一帮小伙子一起训练，精力过人。可惜校际比赛时没有听说取得什么好成绩，可能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

老班长恺兄，也是一位好学长，出生于教育世家，一派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风度，我很崇拜他。最近就是他屡次来信催促此稿，并扬言“再不写，就要在网上公布黑名单啦”，吓得我都不敢给他回信。想来也是，老同学入学 30 周年纪念的大聚会、大征稿，什么忙啦，精神不好啦，身体欠佳啦；什么科研繁重啦，生意吃紧啦，股市暴跌啦，等等，一切都不能成为推却的理由，还不快快“从实招来”，交上答卷。可是我从他“威胁”的言语中又感受到了 30 年前的亲切和温馨，我记得他是一贯这样“威胁”我们这些年轻同学的，他的具体方法是，先皱眉、做委屈状，然后拉长了声调：“哎哟哟，我都大你一个半辈，你就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哪！”说完他自己就先大笑起来。哈哈，他年长我 9 岁，这话也不错啊。四年级的一天，他突然很神秘地拉我到一边审问，“昨天你跟某某女同学去什么地方啦？”“南京图书馆听讲座啊。”老实作答。一脸严肃：“我可告诉你啊，某某女同学比你大 2 岁，不合适啊，关系别过热。”当时只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回想往事觉得恺兄真是一位好兄长，真是一片仁爱之心啊。

室 友

室友小姚,和我床对床,4年大学生活中情投意合。晚上夜自习,常常和常州同学小李三人先到教室里用书包占领好座位,然后钻到大树下草丛里聊半个小时天。很多时候的主题是彼此的罗曼史。小姚比我和小李年龄大一些,那个时候,他正为一段美好的感情而苦恼。那位姑娘已经从北京某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一所著名大学任教,我和小李都见过她数次来找小姚倾诉衷肠,人实在是漂亮,身材颇长,不亚于著名模特儿瞿颖。姑娘虽已经有一位恋人,无奈情系小姚,期望小姚挺身而出,为她挣脱情感的藩篱。小姚内心也是炽热,可是当事者三方均为乡里乡亲,我的这位室友是情有余而气不足。当时我和小李都还年轻,没有锦囊妙计,只有听的份儿,时而陪着他高兴,时而陪着他叹息,既可说分享,也可说分担吧。夜深了,回到寝室,熄了灯,在黑暗中,小姚从床底下窸窣窸窣地拿出一条咸的鹅腿来,悄悄地塞给我,让我大快朵颐。想到这是小姚在农村的父母艰辛饲养,过年时宰了,自己不吃,腌了让读大学的儿子带到学校补充营养的鹅腿,最后却进了我的胃囊,常常感到惭愧。可能因为小李没有分享到鹅腿的缘故吧,以至于后来的若干年中,我们三人聚会时小李总要提一提这个“绿色食品”。

灯 泡

三年级的暑假里,我忽然接到一封信:

“老本家:今有一事相求,如能相助,永志不忘。我和阿美、小正定于某月某日启程去无锡一游,意欲借居府上两日,最好请你借相机一架,留下青春倩影。切切帮忙是盼。匆此。”修书者阿万和阿美、小正都是同班同学,其中阿万和阿美是校园恋人,小正是灯泡。看来我也